

馬石田文集卷第九

序

……送劉文可之官汝州序

曩余在穎汝間識泰山劉君文可時文可尉新蔡縣嘗  
騎駢駒戴武冠手大鳴鏑腰長刀驍勇勁悍隘縣狗鼠  
不敢竊發余方疑文可直一武士尔於文吏事盖廓如  
也又七八年余策試京師每與縉紳學士論才器人即  
先以泰山劉君為稱首無一人或短之余又疑斯人者  
持鄉里姓字之同者也非余向之汝穎間所識者也以  
是之造請之禮焉一日闔門而謂余舍人曰前新蔡尉



劉君未余起步階所下進諸賓位拜既應叙往時余先大夫官淮南行事暨尊俎歌詩風流講射御田原教種樹農業諸論著文字數真如誦五指而信之也余於是尤賢之重諗之曰昔君尉縣河外不過如幽并豪侯等而今也蜚聲稱文儒雖學術之力而何功之亟也劉君曰不然丈夫子一蹴而當女子百躍我視之尚為不力何亟也且我前年尉一縣今貳一郡子知其道乎令甲歲造楮幣若干置工官秩視外縣令丞上凡工官歲造楮幣患不給至大中天官氏以我是司我倍其歲之入而不勅民以自衛屬考官最乃吏我為二千石垂今將

之官子其序以表我遂序之曰昔也武而今也文昔也縣而今也郡河南成周之墟周南汝墳之化不泯我聖天子文教隆盛似周成王要必刑措而後制禮作樂君官河南日當喋々問文獻衣冠家擬拾周之逸書以頌上之徵則余也又將操觚牘以俟

### 送牛國寶罷教光學北歸序

余嘗觀乎山之木有所發蒙焉隱於中曾未啟也頃之友人國保牛君告余曰我將去潁州顧子有言以贈余應之曰趙夫子唱古學於君之邦君之行殆欲大肆其所學而克其志耶敢以山木之說辱行李夫大山之產



群木也其當峰負麓廣坂長谷風日所煦清淑所會是  
木也必挺聳條暢繁蔚充盛入雲刺天百仞千尺本可  
柱棟一作字末可几且其或窮崖絕壑陰寒是集栢栲雜  
植叢淮一作蘿互膠是木也必盤錯擁腫離奇婁一作  
不克茂達不中規矩寧元氣滋液之不均即將厚地孕  
育之不類耶抑亦所樹立有利否也何同是木而材不  
材如是哉今君之穎川當漢魏時為名郡天下高節之  
士率十五六出穎川彬々如鄒魯間其流風餘韻尚未  
艾也今趙夫子豈其人耶君所謂風日所煦清淑所會  
者也將見上徵明堂之材於穎水之上矣余方離奇荷

婁一作倭以待爨事

送崔少中序

談者謂近世治賦之臣率多弄刀筆畫籌策日夜屑  
祈毫毛利害飛文舞書陽典陰擬一有豪傑魁偉之士  
學古之人以仁義為說者則羣笑目譏指號狂惑斥去  
恐後太師長史燕國崔君以今年春提舉山東鈇冶將  
行天山馬祖常曰子好仁義說久矣持仁義說往山東  
治賦是舜干羽而戰也是擊鍾磬而田也或曰不然夫  
操戈以入人之室雖三尺童子亦將召徒而拒之使之  
端委執綬揖讓下車而問館焉則盜跖有所不敢辭道



之於天下如是哉道之於天下如是哉遂系以詩曰  
衣之華兮雖網而章道之華兮雖闇而光有美一人兮  
佩玉鏘兮捨我而他其何可忘

### 國語類記序

結繩不施書契有作科斗鳥獸之迹籀篆隸分及今之  
書雜然並傳觀乎皇帝、譽而下迨晉楚列國其間貨  
錢刀布異異敦簠誌記銘刻文字形畫之殊極六書制  
作之變魯不少相襲而其聲音文義相生相成百世一  
道我國家造蒙古書曰天地自然之數以成一代之書  
求合乎先王之意而不泥於人宜乃列之學官置博士

弟子負教授不廢是以近世之士鼓篋而游學宮者嘗  
比於孔氏之徒焉大僕經歷持廣平張大卿所著國語  
類記若干卷來請曰是書實古轉注之義為多切謹此  
有年矣大卿乃能緝緝本末成一家言凡國語之引物  
連類倣借旁通者班、具焉子盍為我序之祖常叢讀  
曲臺所記及漢急就章諸篇等知世之古今文字論列  
辨博纖悉畢載何則其資寡者其中窳其籍厚者其內  
充則大卿之為是書後世稽古者尚有考焉

### 送人南歸序

下邳翟君志道解易玄既成書進之闕下天子喜其勤



詔丞相府特與提舉儒學官凡儒服者咸推為榮仍悔  
其已由雜道進而崇君之進以正也率應於君而因求  
君之學不已遂講玄義出老子孔子徒所不道楊雄遭  
漢厄運訖諸儒間著太玄深護於易其名義悉與易  
不類宋周邵程朱四家論道理傳天下後世者往常  
以二書不並稱今程君挈四聖一賢之要歸而比之其  
有以越乎人矣以余為識程君請問之余謝不能乃自  
為書遺之曰夫士之博於文久矣彼百氏肆異衍雄深  
荒忽鬼恠之辭高說天人下援俚諛鈞貫旁出漁獵小  
道蔚乎其相稽也燁乎其相徵也騷乎其外禠而中

窳也嘗乎其出侈而入嗇也為士者靡不掇拾其精  
華而芟別其蔓梗也辟則津焉民有趨父難病川之不  
可徒涉也而曰必求枉梁而不乘桴則可乎否耶其利  
害炳々明矣且復論程君曰君將再往一作東南游東南  
有勝國故都去今世尚遠其遺老猶在中必有如箕子  
若且為我訊之洪範之典易之典楊雄太玄果何如  
也遂抗手而別

游經應字序

游氏為河南望族河南祖常父母邦也宜知游氏為甚  
悉始辨章公起家以清德素業教諸子皆恭儉守家法



傳數十年不殄而愈熾以及其孫僕、年弱冠即筮仕  
為監備國史叅軍宣政院經歷僕曰子知吾家世吾且  
有請先是翰林姚公名余曰僕矣而字則未有也願有  
以字我祖常曰惟古之道冠而字於阼階禮之意以責  
成人也今子官于朝有年矣庸藉乎字為也雖然子有  
命所不敢辭請字曰嘉賓夫僕主人之二一作也古之  
人相見而禮飲也主有僕而賓有介焉僕能修主人之  
辭以致乎賓、以授介、亦有以復焉於是乎宣禮節  
合文章觀辭命整容體油、然大順生人道成矣嗚呼  
其義顧不深哉是則曰嘉賓如之何不可尚思有以實之

李氏壽桂堂詩序

燕趙古稱多彈絲趾躡慷慨悲歌之士風聲氣俗表裡  
并代田獵騎射以為生常報死感激以為壯偉居秦之  
世趙及韓魏東方諸國糜爛蹈藉人幾於無而燕獨存  
其筋角束粟之富督亢之饒傳數十世而不衰豈亦名  
公始封之國邑人、愛之而不肯去譬如甘棠而勿翦  
勿伐者也我國家都全燕之地以恒碣為城以瀚海為  
隍生聚教養十百於古萬方之珍恠貨寶瓊琳琅玕珊  
瑚珠璣翡翠玳瑁象犀之品江南吳越之絲漆刻鏤荆  
楚之金錫齊魯之棗纊織縞崑崙波斯之童奴冀之名



馬皆焜煌可喜馳人心神則得為民而居其地者天下  
幾何人孰得為民而又居其地且又不為彼物俱化者  
蓋真鮮矣或曰王畿之民匪華車服義室屋則不足以  
樂承平而崇理治矣矧有悅親心而婉順其好者乎詎  
可亟病其奢而深詬之也析津李氏正卿有母年八十  
矣以絰繡為工不廢有弟四人悉相孝友正卿甫昆季  
葺屋都邑之中以奉其母氏翰林侍制趙君穆為書其  
其一室之名曰壽桂嗚呼若斯人者亦庶幾能悅親者  
也亦庶幾不為物化者也雖然非得載諸太史氏文字  
之末詩賦之間則其亦孰信之哉

### 送李公敏之官序

天子有意乎禮樂之事則人皆慕義向化矣延祐初詔  
舉進士三百人會試春官五十人或判方于闐大食康  
居諸土之士咸囊書橐筆懸裳造庭而待問於有司于  
時可謂盛矣然其進之道雖則曰應詔對策皆不過文  
藝細碎矯誣情實求合乎有司而覲得一官於天子也  
未聞其不為利祿而不干世用特立而獨行違今而趨  
古孟軻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余在河南即聞于闐  
人李君公敏能尊孔子之教而變其俗其學日肆以衍  
浸漬乎六經汪濊乎百家蔚然而為儒者流離困苦益



自刻厲教樓於青齊之間頌公卿大夫知其賢名薦牘  
交上用是乃起家而入官焉且公敏始有志乎古道也  
豈必欲公卿大夫之知哉公卿大夫之知而不可必也  
又豈為利祿世資舍其所存而要其所無者哉如此則  
孟軻謂雖無文王猶興者吾公敏是已余今蓋知愧焉  
於其行故為序以別

王夫人貞節序

集賢待制兵部郎中康里巖之外祖姑王氏故贈上護  
軍琅琊郡公之女故御史中丞薊國文正公女弟陝西  
行省郎中劉天瑞之夫人也夫人十四歲嫁劉天瑞又

十六年而夫死又二十六年所在有司上其事於丞相  
府旌其門焉嗚呼甚矣禮之可以善俗也古者婦人夫  
死已稱曰未亡人則是欲從而死也今王夫人始為顯  
官女與婦也則夙夜敬事脩飾工容及其夫之沒也則  
䟽布被體號泣若將終身嗚呼婦人之行盡如王夫人  
則俗豈有不善者乎然善俗之道視其上之禮如何尔  
上之禮既已敷錫道場表異褒義書在官府名在州里  
凡所以為善俗之道者亦云至矣而縉紳學士讀古詩  
周禮先王善俗之意相屬而為之詩以宣昭天子人倫  
之化且使民有所歌詠而稱感焉是亦縉紳學士之懿



德也為義固不偉歟

送高富卿學正歸滑州序

謠諑以為辭訛敵以為學利於時而躓於道賤已而貴物夫豈謂儒者之要哉寡默以為廉毅以為恭茲又豈謂儒者之要哉前年魏郡高君富卿被省檄主光州學州人之子弟從而嚮道者數十人方駢進不已且將有來游來學之士而高君受代去學官故服孔氏之言者咸重不忍其舍吾黨而他適也咸重賢其操儒者之要而無彼一者之失也作為文章書諸幕帟以張於祖道之右祖常竊聞而私慕焉於其行贈以言曰君不躓於道不賤乎已使其在孔子之世則有顏淵閔子者為之依歸而取正焉斯能入善人之域矣不寡默以為廉不毅以為恭使其在孟軻之世則廉必不如仲子之廉恭必不如柳下惠之不恭矣若然則高君可不謂之儒者乎

送聶道元詩序

少之時隨親提挈往來宦游江淮之交續古績文視世之進取不屑也及官浮光祖常年已二十矣旦夕侍出入更來白事書從廳事後竊聽吏多以名呼松甚薄之獨聶君道元先子每特稱其字焉松又疑之請曰聶君



特筐篋曹屬獨字之何先子顧祖常而教之曰見未前  
立吾誨汝蓋聶君異他吏當休沐下直跡他吏皆縱酒  
叫號市中道元服漈衣而講律義於家不出也斯可教  
矣汝無忘吾言後其名曰大彰灼淮西山南部使者並  
檄聘之貢地官檄轉登臺郎奮迅騰拔出贊淮東憲府  
而祖常承大宗伯之職于朝道元喜且命曰先大夫知  
我之行李豈無言乎縉紳之士咸已賦詩為贈矣子  
宜為序若夫壯詩人之情性惜執手之別離則詩序之  
製也回情性之所由以達乎人之親慨別離之相慕推  
今日以至于當時則茲序之所起也故以是為道元送

別詩序

風憲宏綱序

世祖肇建官制典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振肅  
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迨及列聖繼明屢揚寶訓亦  
靡不顯示常憲倣尔有官欽惟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  
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端嚴茲糾勅不俾瘵官貽憂  
悞獨於是臺臣協恭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  
觀有法道路有拘今國家肅清憲綱汲引言路其見諸  
訓辭者光大深厚繁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  
告內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既奏上制曰可



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母息

……卧雪齋文集序

夫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  
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同以下其世之休咎  
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不能強為也賦天地  
中和之氣而又克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臻洽而化  
然後英華之著見於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懣淫哇之辭  
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  
大豔者必不實器之過實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  
也則舍詩書六藝之入吾不敢它求焉袁君德平之文  
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華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  
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余嘗從  
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余甚者也請重序  
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杲  
茲行又橐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  
光氣上達于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集序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龐雜時戾於聖人然  
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駁不經之辭司馬遷耕牧  
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者而為史其言雄深



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羈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憤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譎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間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衰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瀛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于文而未已者也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為文序而畧告之

### 楊玄翁文臺序

讀楊玄翁文臺再過得其辭之意義氣之音節蓋隱君子之言也延祐初予售于有司是時以古文名者清河元公復初假予以言曰子之備辭幾於古矣然於質實則過之於藻麗則乏矣予起應之曰祖常初無志於斯世功名之業聞古有所謂立言之士粗願學焉而弗舍之也今國家以文取四方士其進也不雜是以致此幸先生教之然稱以質實則祖常有未敢能茲十餘年矣蘊而未發也乃小勢在下信者寡而傳者或疑之間與東平曹子貞甫王繼學甫中山王儀伯甫蜀郡虞伯生甫相下許可用甫宣城貢仲章甫講求其說而猶以質



實為難而不得一變斯文為歎也而今也玄翁之文隱  
君子之言也蔚然而克鏘然而和而怍然而有激也質  
實之域幾其造矣乎之於藻麗者不飾之耳君試以誌  
同志者何如也

梁氏壽慶堂詩序

監察御史梁克中請於馬祖帝曰吾世家宛丘國家平  
宋吾父君用甫以應募戰有功進領

克中昆季曰吾年幼氣實勇詳於弓及出廣海

地與盜賊羣結艦連殺轉圍相薄毒霧之塞也如蓋

猶狃交帝之悲如號一作魅諸少年皆樂構難俘殺

快計而吾獨被甲執盾以赴敵未嘗妄戮一人亦未嘗

以所欲貴富者載諸心以殘人之子女貨賄辜勤來歸

吾弟又奄先人之業以自殖而吾亦未嘗介於懷以求

已私也若曹生恭平盛世慎自問學事親孝謹人以言

天之報予善人恒有餘慶或者其有然乎克中佩父訓

學未成而仕由御史大夫掾得官承務為江東廉訪司

經歷進南臺御史遷西臺御史入為監察御史累階五

品請于朝封吾父曰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宛丘

縣男母閻氏宛丘縣君今壽皆八十冊頤素領虞一作危

坐堂上不穀之子三人孫男六人曾孫男女又六人侍



膝旁怡愉甘旨殆知喜而忘懼也元統元年冬十一月  
殿中侍御史和禮台等以聞天子初賜一作尚尊酒借所  
封制即賤臣之家以寵異之夫名與祿豈必賢者待之  
為榮哉雖不賢者亦待以為榮也韓詩曰曾子仕為吏  
以樂得養親雖祿不過鍾釜猶忻喜也曾子可謂不  
賢乎以彼其賢猶曰喜及祿養不賢者能勿喜乎克中  
又將求薦紳先生作為文章以繩天子之賜而助吾喜  
為母壽也干一言序吾意何如予曰子孝矣夫子孝矣  
夫天之報于子固有不得而知者惟明天子所以望于  
子者豈不曰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敬之以義事之  
以道仁人之於民也必體父母以子之故噐子為御史  
成子為孝人者政有望於子也子異時為名宰士為良  
公卿為民之賢父母一是心而已明天子之望子者如  
此子姑持予言為子父母壽其必亦喜無量惟賢者而  
後知此意也子謂何如克中曰然即書而為之序

送雅琬叅書之官靜江詩序

奎章閣叅書雅琬字正卿取高科登朝廷以文學主諍  
過知于天子出貳郡治以宣上德而備百姓之務亦可  
謂榮矣然而有為不懌者謂正卿宜在館閣華要與詔  
訪獻納發謀議佐政事而自劾於靜江荒遠僻隅山側



沃海之地孰失之歟余為之言曰中州大夫士吏南越者往々不樂其土其仕皆有苟且而無憂勤之心以故其政事解弛莫致其治教之意而蠻民與徭合盜廣西數郡罹其暴害天子宰相以靜江重鎮守臣未易稱任又知正卿嘗家衡鄂壁于其壤識其山川巖坎之勢市里田土風謠習尚話言之變害利詭冒愉良之形制其傾搖躡躡而導其善心必有素計也他日正卿以親老乞高郵便養而天子宰相特有是命焉夫以嘗仕于朝出入禁籞為文學之臣而治其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否皆已習熟之士專思一慮以勞其職以宣布上德而

無苟且以憂勤百姓之務余知其必能成在官之政而後來可守之法矣此正卿所當自致其治教之意而天子宰相之所以命正卿者也又孰失之歟然余聞往時廣西憲臣帥守嘗併力以勝盜勝則削骸戮孥矯虔毒民使荆湘衡鄂兵以萬數卒殫焉正卿其特將除是而已耶抑用之為小異也豈亦制而導之已素計猶不免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々意其然耶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亦嘗思於其言否耶繇鄂泝湘過衡抵靜江吏者多中州大夫士正卿為余諗其賢者曰受命為吏大者專方鎮小者一郡一州起居靡有所失飲食不



侈以妄雖越南與中州不大異也豈當以不樂而置官以不事利進裸耶倘曰余之言可豈得蠻獠之為盜哉噫亦其民之幸也已於是不懌者與館閣僚友及京師聲明之士各忻然為文章以美其行而勸其無久於外以致其去處之情而請余為之序正卿固喜任事者故次第其言以送之

### 送簡管勾序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為送別詩序諾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耒京師告關里孔子廟荒圯不治又請吾曰今而為之矣始簡君布衣裋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鉤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專年弥久而情益真也時益躓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矣彙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尔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顧先生終序之夫關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闕丹雘室飾圖所以事其師者坎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祭廟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屋者孔子當求如僕斯者作詩以俟之



送吳養元管勾還家省親序

番易吳生養元年弱冠補。務進理自將無世俗子弟  
華美之習吾嘗愛之今年中書署為曲阜先聖林廟管  
勾捧檄而喜告予祖常曰小人有親方壽而康寧今茲  
被檄非敢以尺寸之進為喜。得升斗之祿遠親榮養  
也祖常聞之遽然色變而嘆曰昔吾起草野戰藝於京  
師得一官則皆失怙恃矣後月給俸入及間拜錫登歲  
時市鮮新物品饋食堂上則追恨罔極自罪不孝以為  
不得奉一歡於膝下雖叨冒光寵適增愧郝而獲戾於  
清議迄今親大夫士之家有侍其親之在官者。禮。於  
心也嚮者吾年未老大時聞生若言尚易今也吾年老  
大矣聞生若言得重無判于心乎子歸矣持吾言以諭  
其親則生之親將悅生之孝而喜吾之言可以為歡也  
同朝君子有能賦者請以以為序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

碑誌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興邦金人孫于汴太祖即以全燕  
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  
帝首詔國子通華言廼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  
時城新創于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世祖皇帝教命下  
始正儒師復官學廟事孔子歸墟垣四侵地勒石具文  
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成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  
左又曰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



塲屋弊壞將壓以毀編席之堂祖完泰定三年今太尹  
曹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為寮案倡然後  
大家富室舍皆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它徒  
者有焉施之于咸樂於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搆  
塗飾工良物辨象稷祀諸賢百有五人安靈惟肖威儀  
有容又懇請于朝得廩餼弟子負百人受學于師復其  
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通  
中遇僚金魚為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外造與南  
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而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  
聖訓諄切以德賞諭父師以擯楚懲子弟飢焉粟肉渴

焉酒醴力焉僕使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  
出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宣明登用儒  
臣躬親講學故當時勲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  
揖讓俎豆之為懋顯蒙昏庸之為恥也而三代國學黨  
序遂庠家塾之等秩然輝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  
士踵武而出暨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  
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誼義操  
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為武衛之朕  
召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鄒衍樂毅劇辛至  
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為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



然庶幾醇儒今多士將歌在庭極衣在廟將見魯鄆之  
義矣若嬰穎達宜所不道矧行教率之徒哉夫儒者之  
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之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  
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  
以一之也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  
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  
敢以傳也傳焉而龐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  
氣同由上文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  
肄業有學、有師春秋禮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  
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紉列聖教祀之德而

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

上或有  
彈字

而起矣提舉學事崔

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錄司視以狀請曰廟之成前  
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  
薛讓警巡按院兀都瞞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  
為言正究邴沂鄒四公配食東鄉位其末請遂為銘詩  
不詳詩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窟于日之城京邑翼翼莫  
不耒極予誕敷文德新都巖嵒雍我、璿弁之璫濟  
尔象犧鉤尔絃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存御百  
度咸若海輸維栴河浮厥栢是尋是斲虞庠巖、式光



我上國云至一作聖儀玄紘龍衣紉我先師既右享之  
采芻于地薦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美多士  
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膺仕以媚于天下有鏗華鐘  
路鼓逢言燕于公有翼有顯多士既同天府是庸維  
曹侯之功曹侯閭延承廼宣御劇廼專虞庠連王  
士安祗國維賢天子萬年

安豐路孔子廟碑

泰定元年東平岳侯經歷安豐路事相路學孔子廟皆  
不稱謀所以大而新之告其長屬一府盡傾意樂成大  
者割財小者奏力咸出名姓以來就功二年總管拜住

書上謁廟又先獲稍入會錢遣學正及生二人作雅樂  
諸器於吳中於是安豐路學祠事先聖先師廟位樂器  
秩有序列矣四年教授官許士淵以狀走京師請曰安  
豐全楚東境州來之郊其土廣衍其物阜大其民質寔  
而勤宋失國南播江表嘗恃其人以扼兵衝故百  
年間人俗犷悍當是時雖有聰明秀俊之資生於其鄉  
然師以傳業無友以講學士固亦不得稱於世斯豈吾  
民之罪哉國家覆被蒸庶涵育生遂重熙累洽薰為泰  
和博海外內詩書禮樂之教興父兄子弟老幼日  
趨於化矣而安豐為郡在今緩服之內密迩天子聲名







神陽陰我神降，多士在學，賓興于鄉，其光嶽嶽二良民庸作民維同，鑄辭伐石上于考功。

光州達魯花赤烏馬兒公去思碣

初內侍臣烏公繇杭州司稅長以承務郎監守陳州，于今為民吏稱誦。時余弟祖孝以進士倅是邦，故知公為詳。至治癸亥復階，前資未治光，旬淮右民物頗阜，壤土褒沃，未易理也。公至之日，一以誠恪，姦恬絀信，索民所宜為，則易置之躬率，以勒制廉直，急官事，猶理家。凡執意論列，曹吏俯首，將命寮亞，允協執筆，署紙尾，唯謹。威德濟洽，惠利遂行。初政甫期年而治行燁然，為淮蔡

稱首。淮南北間，公名靡不爭為鼓舞，以故農職賦畝民

就禮俗，健肯見一作皆竊伏田里，以事其業，比屋充庶，弦誦

之聲，相聞。氓負襁子來者，袂如雨及，至則如歸。州東南

境百里而遠，屬縣曰固始。先時有群無賴，疇相詆訐者，

以產白金盜執，民地誣上官，微譽毒民左，徂右掠不得

則死，經之民緣是往，破業甚，則決身地，虛之吻訟連

蓋方數歲，公惻然為建言，白政府罷之。居民至，撫手道慰

雖前日之跳踉，俾望者亦莫不奔走來，同焉。茲非所謂

曰民之所利而利之者歟？太定丁卯冬，公為州之五年

也。余自京師歸，淮南展先子墓，遂而公始以終，更罷光



人之賢有言者持狀表取文以表公惠嗚呼世之吏以能稱者殆不多見而矯虔者往來相屬視先王禮樂教化為腐樞則姑汲々乎告聽論訴之政曰施化易也失在於政則曰民不變也為國者求人如弗及而彼將訖無成功余所以重有感於烏公也然則公視彼非有素飭之材而操一切按致之法者蓋異等矣述其理道參之古能更其庶幾乎後來讀此文者尚亦有百年文獻之思也耶

光州孔子新廟碑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常曰

尔先子為政於此州々有學以教人有田以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又圯不治廟四出無垣登降無階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彰安靈之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飾室屋構櫺周廡重門及遺豆禮器之類一切弊舊取具假借歲春秋釋奠官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其等一二人辱守茲土割其稍入々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材陶良以錢鳩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金銅施色之物皆集作於天曆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八日凡廟侑象設稱乎南面而為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矣尔先子為政于



此州尔又以文名于時尔宜為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  
毀也祖常三為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于聖人之  
徒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  
吾州人始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  
之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世祖皇帝潛王  
邸召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祭孔子儀武宗  
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常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進  
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今上皇帝正  
佐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褒崇父叔梁紇可  
封啟聖王母顏氏可封啟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關里  
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既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  
必有所師之莫若聖之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者  
宜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能教  
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  
飲食給於田蚕弋釣之力工商給於粗完男女婚嫁養  
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  
如他州之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  
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之速也如此誣天  
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  
績當以吾州為首焉茲叙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人



歌新廟之成而不忘州大夫之德也詩曰

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几筵維飾象設維肖四簋周廟載  
其載築雅、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衣裳我人俾不  
為群而即於倫地埴萬類同仁于天匪言莫宣匪文莫  
傳六藝百家咸質於經我維受之日化於成大帝在位  
翕以敷施考妣啟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文明式昭我  
州易教作廟維喬榎柎栢弗雕而斲陶瓦髹漆施色  
丹渥麗牲在門春秋蠲吉官屬師徒端弁以入其容鏘  
鏘其神洋洋、牖茲顛蒙闇而日章維燿諸谷會流為潢  
南薄其郭州名為光、在北城瘠土寡殖維人易教衣

食耕織則既衣食又學為士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

一作侯 德勸我民豈忘之

光州固始縣南岳廟碑

五岳奠五方之地而名神於其人 於其人三字上 風雨

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疢癘焉南岳祝融之  
墟距固始計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  
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萬物流行蕩摩  
又豈闕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垓北旁礪扶輿  
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而咸私其鄉神  
則固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哉予嘗被



禽代祠衡岳且辱祖祝宗之哉矣知典禮咸秩無文  
也國家以治天下示民大同斥雕譁而不用凡山林丘  
陵墳衍之神能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谷  
焉得無疢癘焉茲亦上之所願推施于天下者不禁也  
地又匪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火爽於禮禁廟無  
煩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忍不因其俗而順悅  
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手聚之力  
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窶者奏技蓋眾當病若  
有物憑之者自言尔作廟則愈今聚年七十矣衣結躡

履址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公萬戶摠使府副使劉文  
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  
考廟屋為閣者五間為廡者二十間為後殿者三間為  
門者為列室者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于其中外鑿  
二池瀦水植蓮客來游者憇息有亭東為石缸周為繚  
垣對樹嘉木合陰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樓矣固始吾州  
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愛敬者也既來請文夫何  
讓焉乃為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信民生太平之樂  
愷也詩曰

南山濟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愷



駢羅兮夾以斧威不祥兮無疵癘順年穀兮吾食汝吾  
食汝兮河報鼓以一作夕牲兮蘋芣耒連舞兮樂予廟翼  
翼兮邑一作揖予趨載擊鼓兮問年杭盈疇兮秋盈田富  
壽愷兮衆咸熙自今始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  
汝兮多來年記布濩兮霈四海充無垠神咸在

勅賜弘濟大行禪師創造福州南臺石橋碑銘  
至治三年今天子嗣大曆朕慈仁儉勤思與元々共迪  
天休惟淳厚意義廣大迺嘗詔詞官咸秩厥祀凡其徒  
功行峻潔者特褒寵之踰年改元太定宣政使臣月魯  
鉄木兒以福建平海頭陀禪録行業修著宜錫恩渥謹

上言曰師王姓法助名也世為泉南農家母感異夢而  
生十二年而為沙門又一年而受沙弥戒又七十五  
年而歿歿三年而葬又九年倘無以表異之非天子  
廣愛推恩褒寵功行之旨也師天性圓悟善心自然始  
執下禮字有於靈應師再參諸毗尼師不業泥不拘無有障  
礙惟以發明已事為究竟故研窮內典洞了佛乘日發  
猛勇以畢至願嘗見舟濟西江一作洋者即測然曰是必  
及於難棘止之弗聽卒之慕剛母溺又嘗為壞於海濱  
水噙蝕壞且崩師魔以美湖為縞云身衣百結木食澗  
飲更歲時寒燠不懈蓋道益動而心無忘年益邁而志



弥篤此其行甚高福唐一作粵閩之會城三面距江其  
水皆自高而下石錯出其間若崩布獸伏迅湍回湫旁  
折千里匯而為南臺江昔以舟楫比連大紐為浮梁以  
濟每潦漲卒至則紐絕舟裂於兩碕民多溺焉師將橋  
江以利法者先命弟子吳道可走京師回圓通玄悟大  
闡師李公闡於上天子嘉其意詔師卒成之既被命矣  
衆愈弗疑於是大姓割其財小夫棄其力聞鹽轉運使  
王其且率其屬合治之不一一年得錢為貫者數百萬迺  
為墩二十八植材木鑿密石納木腹而基之工未告具  
而師化矣後二年其徒曰嗣土法喜法秀德遇嗣永實  
終成之長一百七十丈有奇仍積其贏資及故端明殿  
學士王君其田之歲入岸南北為亭北岸之東為寺御  
史中丞曹公扁曰萬壽橋寺如橋之扁師所至人爭趨  
之故居泉則有毗藍庵弥勒庵居興化則有嵩山院寶  
塔院居南安則有星聚堂崑崙堂凡為庵為堂為院為  
亭為塔為陂為埭為杠為大橋為三門佛殿總一百八  
十有六狀皆瑰詭殊絕而南臺萬壽橋其尤鉅者也此  
其功甚大先是師未竣之二年仁宗皇帝賜璽書加號  
引濟大行禪師帝師亦授衣一襲為傳法本其所以寵  
賚光大之者匪自今矣嗚呼一真如界復何假於人天



小果也夫然相以表性非象不彰故弥勒之華嚴阿育  
之寶塔遍於十方豈真為偉卓觀美而已今之學佛者  
昧於此或離乎真或蔽乎物俚々焉幾無以存其身而  
大疾取教視師為可愧矣是其功行皆可褒崇奏聞有  
制曰可其命史臣為文以刻諸石銘曰

善提大士諦真如假象現法表道樞弘濟禪師迺其徒  
心如摩尼形槁枯洞開五蘊觀空虛究竟三乘超有無  
食糲衣卉損豐腴精勤好用行不踰閩人歡喜歌以趨  
鉢錫隨地成屋廬作杠截流載大塗車跡步武乾無濡  
萬覩躄々護浮圖長杖下入龍蛟區磅礴山骨積重附

中鑿水空通尾閭居若行者若賜酺坎其擊鼓吹笙箏  
師歸冥々衆為吁百神導引幡幢紆海國田良陂有負  
祖一作椎齒生長老至老娛史臣為銘承帝俞世々無圯視  
其郭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